

306545

海洋文藝叢書

都市人

劉於斯著 · 海洋文藝社出版



都市人

劉於斯著

目 錄

火辣辣的夏夜·····	1
夜宴·····	18
小姐的新衣·····	34
兄妹·····	53
“自願”的柯莉斯·····	71
都市人·····	87
老陳的一天·····	102
爺爺的戒條·····	117
錯在何方？·····	134
請你玩有獎遊戲·····	150
面子·····	166
拆龍鬚·····	184
虎山行·····	198

火辣辣的夏夜

開了鐵閘，還有一道木門。

尹大嫂一手提着沉甸甸的菜籃子，一手掏鎖匙去開鎖。

這屋是戰前的舊樓，木門下墜，被地板吸着，每一次開門，都要花一番氣力。

唉，這樓房要不是尹恭維那死鬼留下的，早就要搬了。可是，就因為是丈夫生前物業，愛人及屋，捨不得呀！

尹大嫂心裏暗暗自嘆。因為只得一隻手，開起門鎖便不就力。加上心急，手勢也有點亂了。

今晚，女兒要帶男朋友來吃晚飯。今天早上，尹大嫂已經去了一趟街市，買了不少魚肉菜蔬。可是，剛才她弄菜的時候，總覺得還不滿意。

人家第一次來作客，可不能太寒儉。於是，她又跑到街市，走了好幾個攤檔，揀一條活生生的游水石斑魚，還買了鮮蝦，燒鵝，和一籃子生菓。

人老了，手脚也慢。唉，在街市一轉，就是

個把鐘頭。看，太陽也西沉了。不知客人來了沒有？

心越急，手越亂，尹大嫂好不容易才把鎖弄開，推開了木門。

她望向屋子裏，全身像觸電，差點驚呼起來。

客廳那張背向大門的古笨的梳化椅，突出了兩個頭顱。

兩個頭顱，臉對着臉，嘴親着嘴。

他們已經完全陶醉了，所以連尹大嫂開門進來也沒有察覺。

尹大嫂一眼就認出，其中一個頭顱是女兒尹芳芳的。另一個頭顱是男人的。

尹大嫂奮力反手把木門掩上，弄出嘖然一聲巨響。

客廳中的人被驚動，兩張嘴條件反射地彈開，兩個人霍地站起來。

尹大嫂佯作沒看見，急步走進廚房。

她扔下一籃子菜，站也站不穩，背靠着牆，心撲通撲通，氣咻咻喘，她那灰白的髮鬢之下，火辣辣的，泛起了少女般的紅暈。

她的心裏好像有很多感觸，又像一片空白，很亂，很亂……

芳芳今年多大了？

啊，是二十一！

恭維是芳芳出世後的第二年死去的。算來也二十年了。

二十年的孤獨日子，總算熬過去了。如今，芳芳也長大了。

唉，芳芳，你怎能這樣子……，唉！

.....

“媽！”

尹大嫂從混亂的思緒中驚醒過來，只見芳芳正蹦蹦跳跳地向自己走來。她的後面，跟着一個幼嫩文靜的面孔，怯生生的。

尹大嫂拍拍衣袖，努力鎮靜自己，若無其事地展露一張笑臉，說：

“你們……你們什麼時候來的？我怎麼不知道。”

“我們來了大半個鐘頭，我還以為媽媽有意避客呢！”芳芳咕咕笑道。

“媽出去買點菜蔬！”尹大嫂笑盈盈地應道，眼睛却不敢正視女兒和女兒背後的那個大男孩。

“媽，這就是我向你說的‘一塊木’——于大木。媽，你說他像不像一塊木頭？”

“尹伯母，您好！”大男孩恭恭敬敬地說。

“于先生，真對不起，我忙着收拾這些菜蔬，把你給怠慢了，請客廳上坐，請坐請坐。”尹大嫂

說。

“媽，別先生長先生短，叫他一塊木好了。”芳芳一邊嚷着，一邊拖着大木的手，走向客廳。

“看你這猴子，老不正經的。”尹大嫂一邊說，一邊忙着倒茶。

回到客廳，大木在剛才那梳化椅上坐下。芳芳交剪腿坐在梳化椅的寬大的扶手，一手搭在大木的肩上。

尹大嫂給大木端上茶，心裏暗暗怪女兒輕脫，沒主沒次的，連坐也不端正。

“于先……”尹大嫂把脫口而出的“于先生”三個字吞回去，笑道，“我還是叫你的名字吧！大木，你可別怪我們芳芳，她自小野慣了，是貓不變狗，改不了的。”

大木反而有點靦腆起來，不知道怎樣回答。他並沒有覺得芳芳做錯了什麼。

“于先……”尹大嫂接着說，“于先生”三個字險些兒又溜到口邊，“大木，我聽芳芳說，你們認識已半年多了。要不是我三催四請，她還不帶你回來讓我認識呢。”

“醜婦終須見家翁！你還怕他跑得了？”芳芳搶着說。

大木羞赧地笑笑，不大開腔。

“你還在唸書或是做事了？”尹大嫂接着問。

“我今年修完碩士的課程，本來是要做事的了。但前幾天，我接到通知，我向英國一個基金會申請的獎學金，已得到批准了。他們給我三年的獎學金，攻讀博士學位。所以，我可能要繼續讀書。”大木一本正經地回答。

尹大嫂臉上浮起讚許的笑容，心裏湧起一大束念頭——

大木是博士，芳芳是大學畢業生，兩人正好登對。

大木三年後才唸完書，芳芳要結婚，可也得再等三年。

哎，女兒大了，誰不希望她早點找到歸宿，了結一宗心事？可是，捨不得呀，相依爲命二十年了。

啊，二十年，可不算短。這二十年，真不容易熬過來。還有那個人，唉，真難爲了他，二十年了，默默地過去了。……

“喂，呆會兒給你看看我小時候的照片！”芳芳對大木說。

尹大嫂定一定神，從沉思中回復過來，看見芳芳與大木親暱地在細語些什麼。

尹大嫂覺得自己的耳根有點滾燙。她又望了女兒一眼，彷彿女兒並沒有察覺她的心事，她才放心了。

“大木，你隨便坐坐，我去弄菜。”她說。

“媽，你別當大木是大飯桶，不必弄太多菜。”

“媽有分數。今晚，你舅舅也來吃飯。”

“好呀好呀，許久沒見舅舅了。”

尹大嫂向大木說聲“失陪”，又轉進廚房去了。

尹大嫂的小菜，在親戚朋友中，是薄有名氣的。她的手藝，越老越靈巧，做三幾個小菜，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可是今天，不知幹嗎，總是不能集中精神，把鹽當糖，把豉油當醋。

她的腦際，總驅不掉剛才進門時所看到的，那兩個面對面的頭顱，那兩張緊緊銜接在一起的嘴巴！

啊！二十年前，那人也一樣稚嫩，見人總是怯生生。他比我還小三歲哪！真難爲他，每天下班後就上來。他也是坐在那張梳化椅上。不過，他不敢正視我。他說他喜歡小孩子。他說他是爲了逗芳芳玩。那時候的芳芳，才一歲多，剛學會走路，把叔叔叫成“書，書”。……

他每次來到，總是帶來吃的，用的，說是給孩子。那時候，他的月薪才一百元。他很儉樸，把大半收入都接濟了我們。

我怎不明白他的意思呢？他那幼嫩的面孔是藏不住秘密的。他那羞赧的眼神，充滿着期待。

那一晚，芳芳和他玩累了，睡着了。可是，

他並不離去，他坐在客廳中——啊，就是那張梳化椅，他默默無言。他偷偷地看我（我感覺得到的），可是，當我偶爾看一看他，他便低下頭來……。

我們的喉嚨都像給什麼梗住了，有許多話要說，但說不出。

突然，他抬起頭來，望着我！

……

“媽，媽！”

芳芳的叫嚷，又一次打斷了尹大嫂的沉思。

“媽，我的相簿呢？”芳芳走進廚房問。

“什麼相簿？”

“我那本私人相簿，貼有小時候相片的。”

“媽特地給你收起來，怕給大木看見了。”尹大嫂看看大木並沒有跟進來，才壓低聲量說，“你那本相簿，後面貼着好幾幅你從前跟別的男孩子拍的照片，有的拍得怪親熱的，我怕大木看了不高興。”

“怕什麼？都是朋友嘛！”芳芳高聲說，“媽，你真是八卦！男朋友嘛，多幾個有什麼稀奇。讓一塊木看看也好，使他知道追求本小姐的並不祇他一個！”

尹大嫂望着女兒，對於女兒的話，很不以為然。她搖搖頭，告訴女兒，相簿收在她的房中。

芳芳應聲走了。

“男朋友嘛，多幾個有什麼稀奇！”

女兒的話，仍在尹大嫂的耳邊迴響。

啊，那一晚……——尹大嫂又回到剛才被打斷的思路。

那一晚，他的眼睛很使人害怕。他蒼白的臉上泛起了紅暈，他的嘴唇，像火一樣紅。

突然，他站起來，走到她的身邊。

她沒有閃避。她的脈搏跳動加劇了。

他伸出手來，握住她的手。

她覺得，一股暖流直透心田。

他繼續捏弄着她的手。

她全身發燙，每一條血管彷彿都有無數的螞蟻在爬動。

可是，突然，恭維的影子在她的腦際掠過。他臨終前，就是這樣捉住她的手，喘着氣說：“孩子媽……我對不起你，累你吃苦……你無論如何……要把孩子養大。”

也就在這時候，芳芳夢醒，哇哇哭了起來。

她摔開了他的手，跑過去抱起了孩子。

他也隨着站起來，滿面通紅，惘然若失……

以後一連好幾天，他沒有來，不知是因為羞愧還是惱怒？但再過幾天，他還是來了，他見到她，還是怯生生的。他逗芳芳玩，趴在地上，讓

孩子當馬騎。

他是多好多誠實的人啊！

有一晚，也是這樣的仲夏之夜，天氣很熱。她穿了一件麻紡的襯衣，不斷撥着扇，但汗水仍不斷流下來，她不能不解開兩顆衣鈕通通風。

他來了。恰巧，芳芳到鄰居找小伙伴去了（那時候，芳芳已兩歲多了）。屋子裏，就只得她和他兩個人。他端正地坐在梳化椅上（就是那張梳化椅！），她坐在一張竹櫈上，遠遠面對着他。

他没頭沒腦地說了幾句話，木訥，舌根比平日更加不靈。

她覺得很不自在。

氣溫很高！

那是仲夏之夜啊，空氣也好像是剛從油中炸出來的。

突然，他跑過來，捉住她的手，喃喃地說：“嫁給我吧，嫁給我吧……”

她很害怕。她看見他的眼睛放射着烈焰，他的嘴唇像火燒……

他很好。她知道的。

嫁給他吧？

這問題在她心中已經翻騰了許久了。

她願意嫁給他。年輕輕的她，多需要有人眷

顧；還有芳芳，多需要父親的呵護！

可是，她把不定主意。她總是覺得，這樣做對不起死去的丈夫。還有，那些親戚的鄙視眼光，也將叫她受不了。他們會說：“恭維留下的遺產，够你吃一輩子，你應該爲尹家守大孩子……”

難呵，爲難呵！就是因爲這樣，她常常半夜醒來，便睡不着。

他怎能理解她的心事呢？他喃喃地說：“嫁給我吧，嫁給我吧！”他等待着她的答覆。

她咬着牙，心中翻江倒海，全身血液都沸騰了。

他終於忍不住了，環手抱住了她。

她無力拒絕。

那是仲夏之夜，空氣像經過了油炸。

她像發高燒的病人，腦子裏一片混亂，他，恭維，親戚，女兒，一個個的面孔團團轉，令她無所適從。

終於，她推開了他。

他楞了一下。

他的理智被情感淹沒了。他又撲上前來。

她很害怕。當他摟着她的時候，她不知所措，打了他一巴掌。

這一巴掌，幾乎毀滅了他。

事後，她很懊悔。她常常呆呆地望着自己的

手，心裏有說不出來的難受。

自從那次之後，她叫他稱自己姐姐。

.....

“媽媽！”

尹大嫂霍地回頭，發覺芳芳不知什麼時候已走進廚房，站在自己的身後。

“媽媽，你的手——”

尹大嫂低頭一看，原來自己的一隻指頭讓菜刀切傷了。血滲滲流出來。她竟然一點也沒有覺察。

“手怎樣了？”

門口傳來另一個聲音。

芳芳抬頭一看，連忙迎上前去，嚷着：“舅舅，你來啦？有沒帶我想吃的東西給我？”

“舅舅怎會忘了你這個饞嘴貓！”對方說着，舉起一包榴槤。

尹大嫂見了便皺眉：“唔，我聞到那陣氣味，就要作嘔。”

“你嘗嘗看，多吃兩次就上癮了。”芳芳已把那包榴槤搶了過來，在尹大嫂面前揚了揚，尹大嫂忙掩着鼻避開。

他發覺尹大嫂的手流着血，吃驚地問：“你的手怎樣了？”

“沒什麼，給菜刀傷了。”

“芳芳，藥箱中不是有藥水膠布嗎？快拿來給媽媽敷上！”他喊道。

芳芳拿來了藥水膠布，是他親手給尹大嫂貼上。

這時候，芳芳才有機會把大木介紹給舅舅認識。

大木打量這個舅舅，大概五十歲不到，瘦削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膚，一張修長的臉孔上架着金絲眼鏡，光滑油亮的頭髮中夾雜着銀絲。他溫文爾雅的，近乎拘謹，大熱天時仍穿着貼身的恤衫，結着領帶。

大木問：“先生做哪一行？”

“你叫他舅舅吧！好不好？舅舅。”芳芳打岔說。

“請隨便，請隨便。自己人，不用客氣。”舅舅忙不迭說。“本人是做會計的，二十多年了，沒出息。聽芳芳說，你還在唸書，不知道唸哪一科？”

“生物。我是專攻遺傳學的。”大木答。

“那可是很高深的學問。”舅舅讚嘆。

“行行出狀元，各有各的學問。”大木謙遜地說，“在遺傳學中，還可以分成許多不同的科目。我研究的是遺傳中的變異。在生物界中，一代傳一代，後一代保持上一代的性質，有許多類同的

地方，但也因環境的不同而產生新的特徵。這就是遺傳中的變異。”

“是呀，你們這一代跟我們也有許多不同了，許多想法都不一樣了。”舅舅突然有點感觸說。

“舅舅，人家說的是生理方面的變異，不是說心理和思想。你們有五官、雙手和雙腳，我們也一樣。這可沒有變異呀。”

舅舅似懂非懂，帶點尷尬地笑了。

火辣辣的太陽已經沉到海平綫下，從窗口往外望，都市已經披上濃艷的晚裝，爭妍鬥麗的霓虹燈，像釘在貴婦晚服上的膠片和人造珠寶。

舅舅忽地興起一種遲暮之感，望着兩位年輕人發楞。

尹大嫂已做好了一桌小菜，催促大家開飯了。

大家一邊吃喝，一邊聊開。舅舅和尹大嫂都喝了一點葡萄酒，臉上泛起微紅，在廳中那盞古老的蓮花燈的映照之下，都顯得年輕了。

舅舅的興致很好。在他的引帶之下，大木也喝了酒。芳芳喝住大木：“你可別喝醉了，喝醉了我不理會，我把你推出門口就算數。”

“看，還沒過門就管得這樣嚴了。大木呀，我看你娶了老婆就喪失了自由！”舅舅取笑說。

“怕老婆才有發達，人人都這樣說的。”芳芳